

# 悦听记, 在新疆的127天时光

□数学与统计学院 吴小玉

倒计时

今天看到空间朋友发这么一句话:到了这个季节,基本就可以断定,这一年又将一事无成。下意识地打开手机壁纸,看到未来计划表上赫然地写着:距离国考还有32天、距离20考研还有70天、距离2020年还有70天、距离毕业还有244天。

看到各种倒计时的时候,我开始慌了,不可否认的是,2020真的要来了。尽管很慌张,还是默默回想,自己的2019都经历了什么?在我生命前二十年的极大多数平凡日子里,我常常觉得每天都过得虚无,不会记得每天都经历了什么。但2019年对我来说,应该会很特别的一年。我的日子被支教和准备毕业平分,快乐、悠闲、感动、匆忙、告别……这一年的改变,让我觉得:哪怕到了这个季节,我的2019还可以未完待续。

在新疆的日子

在自己公众号的上一篇推文最后,我说:快要启程远方,春天也要到来。在2019年的春天,我带着自己和勇气踏上了援疆支教的火车,去往一个骑自行车可以畅游县城的西陲小城。

新疆真的很远很远,从祖国最东边到祖国西陲,三天三夜的火车,近三个小时的时差,截然不同的气候,都带给我莫大的挑战。在新疆的日子里,我第一次见过雪山,第一次经历沙尘暴,第一次与柴米油盐打交道,第一次离开妈妈这么久,第一次站上三尺讲台,第一次拥有一群孩子的拥抱……

在那里,我曾为了一堂公开课难过好久,因为一点点不错的成绩骄傲了许多天,在和家人朋友视频后偷偷落泪,也在听过毕业班教师和孩子们的朗诵后感动到泪目,见到了从封闭电动三轮伸出小手和我们打招呼的可爱孩子,也见到了全世界最清澈的眼神和最绚烂的笑容。

在那里的更多时间,我和一群孩子一起努力,一起哭过笑过。越来越坚信《老师·好》里那句:我



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因为遇见了你们,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

今天,是我离开新疆的第103天,我已经忘记了离开疏勒县那天的情景,却永远忘不掉孩子们问我的:老师,你会回来来看我们嘛?老师,你不要走好不好?老师,下学期你还回来么?我哽咽着回答他们,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来看你们的。只有我知道,我这句话说得多么心虚。在大人的世界里,如果的意思,大多是没有如果。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被爱被记得。

离开新疆的第60天,是教师节。教师节前夕,我在朋友发来的二小的教师节表彰大会文件里惊喜地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欣喜、感动,原来被记得的感觉这么好。我开始想,大

会上听到我名字的小朋友们,会不会在台下叽叽喳喳。教师节那天,我收到很多来自家长的教师节祝福短信:吴老师,教师节快乐。吴老师,小朋友很想你……我笑着笑着就哭了,思念涌上心头。

离开新疆的第97天,我接到了来自喀什的视频电话,视频那头是正在支教的朋友和我的学生。视频那头弱弱地说:“老师,我们换新的老师了,你要是在就好了。”我笑笑说,最近学习还好嘛?电话那头笑着说,还可以。其实我一直在班级群,默默关注他们每次的月考成绩,将每个人的进步退步都看在眼里。那天视频的最后,视频那头的小女孩对我说:“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来看我们啊?”我说:“等我毕业吧。”“老师,你要说话算数哦!”电话那头的声音俏皮,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

的快乐。在那天之前,我都不觉得我会再回到喀什,但那天让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会再次回到新疆,再回喀什。因为被爱、被记得,一切都变得更有意义。

在新疆的日子里,身边很多朋友都向我表达想前来支教的意愿。我想,大概是我们这群人在新疆的努力和奉献被更多人看到,并且已经感染影响到了一群人。我觉得,我的援疆之行,也变得更有意义了。

学校的第三届支教团也踏上了疏勒,每当收到支教团朋友们的消息或者照片时,每当再次看到熟悉的地方,在新疆的日子仿佛还是昨天。不断经历,但不曾遗忘,大概是因为,那里承载着我们很多的爱与感动。

吴小玉  
2019年10月23日

## “空白”已满, 生活中尽是美好

□文学院 张晶

我坐在一个空房间里,就我一个人,我看看一扇透明的玻璃门,从九点到正午再到现在。朋友给我发了消息,问:“你为什么还没回来?”我回了一句:“马上。”因为我知道,我等的即将来临。

下午两点零九分,它出现了。一束光,它透过那扇透明的玻璃门折射出彩虹,映射在地板上,特别漂亮。它虽不像雨后彩虹那样难得,亦不会迎来“万人瞩目”,但在我看来它一样很珍贵——它要在阳光晴好的午后出现,清清凉凉的映射在地面,短暂停留,然后轻轻地收回那样浅浅的七色。

很少有人知道它,或许也是仅有的个别人会去期待它,甚至于鲜有像我这样的忠实“粉丝”花费好几个小时去迎接它。但这样的小美好就是那样存在着,它化解了我持续了好久的低落心情。我松了一口气,嘴角轻扬,出门接着碰见了阳光正好的天气,打了招呼,然后继续前行。走在路上,不经意间抬头,望见

北面的天空上有一架飞机飞过,看着它夹携着软绵绵的云朵,在那蓝色的画板上轻轻地铺下一条宽宽的地毯,恰在我的正上方。轻轻闭上眼,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一切都会朝着期待的方向发展。我打开手机和朋友回复了一条信息:我回去了。这样的事情大概一周或几周出现一次,在我郁闷烦躁的时候,这样去偶遇小惊喜成了我最好的解压方式。

你可能会好奇,既然想看彩虹,下午踩点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九点就在那里等?其实,九点到彩虹出现的这段时间是让自己安静下来去解压的时间,那最后的彩虹是好心情的迸发点。再比现在要“年轻”一些的时候,压力大了会喜欢买方便面捏,一包方便面捏个稀碎,或者撕塑料袋,一条一条的撕,撕成一块一块,最后揉成颗粒。显然,后者要比前者省钱的。现在的我,会选择抽一段时间,过一段空白的的生活。比如,休息或者出去走走,去发现和遇见生活赠予自己的惊喜和美好,彩

虹也罢,飞机也好,这种方式不仅省钱还环保。

对我而言,“空白”指的是没有学习、没有工作,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这个“空白”的含义和内容是由我自己去决定的。譬如,早晨路过一处风景的时候发一会儿呆,在午饭过后沉沉地睡上一觉,傍晚时分去操场上走上几圈,周末到来的日子里选一本书……这些都属于“空白”,而“空白”时间遇到的小惊喜我称它们为生命赐予的爱。

我认识的朋友里,也有很多可爱的人。她们的“空白”会用一些有趣的事来填满,发呆和睡觉当然是首选,还有练字、打羽毛球、唱歌、漫画、看综艺……小时候,总被质问,小年纪,哪来那么多的压力?那个时候,处理压力的方式是吼叫和哭泣。我不知道你和我是不是一样,有时候,会觉得天总是灰色的,觉得事事都在跟自己作对,压力大到崩溃的瞬间,甚至会觉得全世界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或许有人会说,把压

力看做是生活送给我们的礼物,挺过去了就好了。我倒觉得,把压力看做生活最平常不过的一部分会更好,因为你越看重它,反而会越发感受到疲惫和心累。不如放松下来,留给自己一些时间,去看一片树林,去找一只小猫,或者找个安静的地方和着风安静地坐上一会儿,然后再睡上一觉……

闭上眼睛,你会想起一些事。想起某场考试,想起某次会议,想起某一通电话,想起某一个夜里,想起那几个朋友。可当你真的再翻看过往再去回忆的时候,那个时候让你觉得情绪波动无限的感觉已经模糊了。

说不清也道不明,人总会有心情低迷的时候,压力每个人都会有,如果此刻的你也是,那不如试着给自己留一些“空白”,去哭也好,去笑也好,去做一些让你觉得舒服和开心的事情,去多接触美好的事物。当那样的“空白”被填满的时候或许一切都已成过往,你会发现,其实,只要你愿意,生活中尽是美好……

那段曾经无忧无虑,但又无比渴望长大的时光,现在竟成为我回不去的年少……

与从小被培养得知书达理,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信手拈来的大家闺秀不同,我们的教育方式算是比较开放的,因而在童年时期被宠成了“野丫头”,现在看来,云淡风轻地说得好像是别人家的闲话,唯一难忘的,是在那个水泥墩儿上的童年时光。

不知是谁如此有心,为我们在小区的角落里设了这样一处——土灰色,方整得像豆腐块似的“水泥墩儿”,天下的水泥墩儿不都是一个样子?但唯独这个与别的不同。自它到来后不久,我们的生活便更加丰富多彩了起来。

那时候,我因为在小区那几幢楼里算年龄比较大的,经常领着几个院儿的其他小孩子们一起玩,也会有“过家家”“红灯停,绿灯行”“一二三,木头人”这些老玩法,但玩得最多的却是几个小孩儿凑在一起有模有样地“做饭”。其实这个“做饭”并不是寻常人家“炊烟四起”,锅碗瓢盆样样俱全的那种,而是从院里谁家阿姨或者谁家爷爷奶奶那里掐点葱、抠头蒜、或者掰一些香椿芽,然后顺手捡几块地上的碎石头,“叮叮当当”地开始做饭,撒一把沙土就当作是盐,浇一点打来的井水就当作是油。这时的水泥墩儿就像一口大锅,什么花样也有,烂泥状的葱啊蒜啊一齐下锅,然后再端着这些似乎冒着“腾腾热气”的饭菜“上桌”,大摆大摆的样子好像真的在吃满汉全席!至今还记得每天回家时墨绿色的、脏兮兮的手,总是有一股葱的清香味儿,当然,水泥墩儿也在我们的迫害下,印上了绿色的“时光之印”。

除了“做饭”这些家务类的游戏,水泥墩儿更是我们娱乐的不二之选。在安装上天然气后,黄色的管道刚好通过水泥墩儿上方,我们像发现了至宝一样,立即生龙活虎地爬上去“拔单杠”,因为个子高,我总是轻轻一蹭脚就把自己“挂上去了,稍微晃晃身子就能“举高高”。每当这时,我都会发出得意的笑声,一直飘到好远好远的地方,以至于妈妈听到总是会“破坏”掉我的小美好,把我叫回家……这么多年过去,我仍觉得那是我拔过最合适自己的杆儿,正如我独一无二的童年一样。

我们“偷”过邻居奶奶家的大石榴,几个孩子一边四处窥探、狼吞虎咽,一边又笑得欢快;也吃过自家楼下的樱桃,甚至在还没成熟的时候就被我们偷去好多青涩的果子,导致它的产量总是不高;还在银杏树下捡叶子,想方设法地做成标本,然后拿出来到处炫耀自己的“文艺”;在樱花树下打打闹闹,坠下的花瓣铺了满头,还不懂这叫“花落钓人头”……大概还有很多吧,那些我记得的、不记得的,都发生在水泥墩儿的那个角落,或许总有一天,我们长大了,再也不想爬上水泥墩儿去玩幼稚的游戏了,不愿冲到水泥墩儿上去荡一个人体秋千,希望那时水泥墩儿还在,续写着我们及另一群孩子们不老不老的童年。

当我再回到水泥墩儿那去,或许,我还能再找回童年那淡淡的葱香和青色的印记。我始终相信水泥墩儿一直为我们记得,也一直在等我们回去。

水泥墩儿上的童年

□二级行政管理本科一班 杜欣